



王文彬画集

主编 赵锦剑 刘从蓉

 吉林美术出版社



王立彬回家

王文彬画集

主编 赵锦剑 刘从蓉

 吉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文彬画集 / 王文彬绘. — 长春: 吉林美术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5386-3952-0

I. 中… II. 王… III. 油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27258号

王文彬画集

主编 赵锦剑 刘从蓉

出版人 / 石志刚

出版 / 吉林美术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www.jlmspress.com

责任编辑 / 尤雷

发行 / 吉林美术出版社图书经理部

印刷 /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 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开本 / 787 × 1092 mm 1/8 印张 / 45

书号 / ISBN 978-7-5386-3952-0

定价 / 598.00元

目录

忆老友王文彬/阿老	3-4
绕不过去的丹青事实/张世彦	5-6
念文彬、忆往事/纪福和	7-9
回 忆 · 怀 念/王印泉	10-14

作品

主题创作	15-46
人物作品	47-140
静物作品	175-333
风景作品	

自述 · 年表

《夯歌》的故事及其他/王文彬	335-338
一段往日的回忆/王文彬	339-341
王文彬年表	342-347
后记	348

谨以此书献给中国第三代杰出的代表画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王文彬先生



文彬老友一别八十年



步履残臂岁年苦
青松白鹤镇玉章

己丑冬月
侯一民



侯一民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壁画艺委会主任

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理事长

中央美术学院原第一副院长

我所知道^{老友} 忆^入王文彬
原中央工部美术学院

王文彬同志是1946年夏调到山东新华书店编辑下美术组的,当时他是一个只有十八岁的小青年,黑黑的脸透露着聪明活泼的气息。书店当时主要的工作是搞封面设计,这种工作对他是完全陌生的,他十分好学,拿着上海的出版物学写美术字,很快便掌握了,而且写得很好。当时美术组人手少,书店出版物又多,一天差不多要设计一个封面,他都能很好的完成任务。除了封面设计外也搞一些当时反映群众支援前线的画刊,为了工作需要经常要画老百姓的活动,他从来没画过速写,我便和他到集市去画速写练习捕捉人物动态,由于他

利用业余时间

忆老友王文彬

王文彬同志是1946年夏调到山东新华书店编辑部美术组的，当时他是一个只有18岁的小青年，黑黑的脸，透露出聪明活泼的气质，书店当时主要的工作是搞封面设计，这种工作对他是完全陌生的，他十分好学，拿着上海的出版物学写美术字，他很快便掌握了而且写得很好。当时美术组人手少，书店出版物又多，一天差不多要设计一个封面，他都能很好地完成任务。除了封面设计外，也搞一些当时反映群众支援前线的画刊，为了工作需要经常要画老百姓的活动，他从来没画过速写，我便和他利用业余时间到集市去画速写，练习捕捉人物动态，由于他勤奋好学，不久便把握住了，画得又快又好，解决了收集素材的问题。

这时正是日本鬼子投降不久，书店派人到大连接收一批印刷器材，书店的同志顺便搞到一些油画材料，我们便用这些油画颜料画人物肖像，我发现他画油画已经有些基础，原来他在青岛时曾经和当地一个画家名叫吕品的学过绘画。

解放战争胜利后，我即调到北京出版委员会，他留在山东济南当上美术组长，可是不喜欢搞行政领导，为了进一步提高绘画水平，要求调到中央美院进修，在学习期间，他原来的右肩部结核病发，动了手术后，右手不能握笔，由于他顽强的意志、练习左手握笔作画，终于顺利的克服困难，完成了巨幅油画《夯歌》这是一幅成功之作，获得人们一致好评。

阿老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原副院长

绕不过去的丹青事实

张世彦

时至21世纪，画坛中各类作风百卉杂陈、各种流派纷至沓来之际，人们的绘画审美规模已是沸反盈天。从艺术理念、处理、效能的宏微观诸多层面，审视我国当代绘画作品，王文彬先生的油画《夯歌》和壁画《山河颂》两幅代表作，有着毫不苟且的鲜明特色，和显拔荣进的历史位置。

以愉悦或冲撞视觉感官为绘画艺术终极目标的作品，可谓当今画坛并存的多元结构中一个独立的观念元素。比较起来，文彬先生的画作，其视觉审美并不滞步于瞳仁之快适或刺激，而是一定还有接踵跟进的深层诉求，那是抒写“群我”“大我”之真切情愫和判断生命之价值。

把“怎么画”仰视为关系重大的艺术主旨正宗、把“画什么”俯瞰为等而下之可有可无的绘画理念立场，也是当今画坛的一元。比较起来，文彬先生的画作，既重视“怎么画”，又重视“画什么”。而且，在与语言技巧联系的“怎么画”和与语义内含联系的“画什么”两者之中，首先经营的是“画什么”，以实现亙古以来绘画艺术中早已秉持在位的“载道”“言志”之天职。为平民张目代言，为读画人的心智发育恪勤匪懈，从而实现真善美的通体俱举和全线扬历。

为点线纵横、色斑纷藉之抽象图形，贴上高深莫测而未必沾边之哲学标签的作品，也是当今画坛的一元。比较起来，文彬先生的画作，宁愿把自己脑仁中与切身体验休戚相关的诸种哲学思考，机巧而精准地转换成，常人瞳仁中能够轻易扑捉其中含蕴而又赏心悦目的具象图形。

状写千秋要事伟业和巨人容颜行止的作品，也是当今画坛的一元。比较起来，文彬先生的画作中的“宏大叙事”和“宏大抒情”，常常落足于当下身边生存前沿千千万万常人的胼手胝足和辛勤劳作，以及他们朴素平实的殷殷期盼。

全程操作着力于锤炼特定时段、位置中的每形每色，使之完善至极致的作品，也是当今画坛的一元。比较起来，文彬先生的画作，尤其重视的是，为画中群体图形之组合样式和全局态势之分布作最佳设定，从而令其内在能量得到大力度启动。

以超常规模急就而成尽显潇洒风流的作品，也是当今画坛的一元。比较起来，文彬先生的画作，每形每色及其组合，都经过了认真斟酌、精深刻画，都拒绝粗枝大叶、浮华轻薄。

尊“与众不同”和“前所未有”为艺术最高境界，也是当今画坛的一元。比较起来，文彬先生的画作，更重视以通俗易懂的绘画语言与当下身边父老的顺畅沟通和互动交流。

油画《夯歌》，是文彬先生当年完成中央美术学院本科学业时的毕业作品。画中描绘的是建国初期普通民众建设家园的繁重体力劳作和由衷的喜悦期待。全画格局中，砸夯姑娘们组成的倒三角形骨架，生发出剧烈爆发的动势。倒三角形是对特定自然现象的模仿，用于组合画中图形，读画时便能迅速产生由画至自然的回眸联想。因而作画人心中某种抽象感动和思考，能够有效地转化为可视可知的具象图形，实现了向读画人的定向传达。由此诱致出观赏中瞬间即时的情感效应。读画人的振奋欢快或其它，都循迹来自直观的可视图形，而不是无中生有。在立意万象的过程中，把自然现象的图形引进并嵌合至画中人群队形，这里使用的是绘画艺术中营造心理空间的遥接方法。

从西方引进的油画，其构图作为整体系统的一种表层语言要素，在这幅画中，能量之释放，已是曲尽其妙。而另外的色彩要素，则更见油画特有之非凡身手。整体的色调布局 and 细部的色阶排比，处处都有难度很高的冷暖互补，美妙而和谐。为全画开朗、喜悦、蓬勃、昂扬之境界构建，作了大面积的有力铺设。也已功德圆满。健壮手臂高扬，顶天立地的全画格局，形象诸要素的精心烹炙调遣，更是画家对平凡劳动者的赞美顶礼。

共和国刚过60华诞。重读此画，勾引出了昔时甘苦的回漾和反刍。如今沧桑流转，我们以无可估量的付出换来了大喜过望的辉煌。不禁感慨连连涌出，冲动阵阵袭来。

壁画《山河颂》，是文彬先生上世纪80年代初介入壁画创作后的代表作。以松树、白鹤、黄河、长城等为人们极为熟稔的吉祥图形，建立了和谐安宁富丽堂皇的画境。全画取材立意，章法布势，以及细处造形赋色，冷眼一看，似乎无甚惊人之处。但正是这四平八稳的全画格局，以其宏大壮阔，以其穿插周密，以其金碧辉煌，制造了扑面而来的喜气洋洋。不仅超群拔类于同时其他壁画，还赢得当代普通公众的广泛喜爱和普遍认同。所以，此画问世不久，全国各地宾馆、会所等公共场所争相复制此画于通衢广堂之中，居然不知究竟凡几。恐怕已是接近百次。此画原装置地被香港一位大企业家收购接管后，立即在壁画周围空间安排了重点保护的装修方案。此举也可看出这幅壁画深入人心至各个阶层。一幅当代壁画能为这么多时下公众钟爱，迄今未见它例。

《夯歌》和《山河颂》两幅，都在出世不久就得到社会的正面定评。或来自专家论证，或来自公众爱戴。三四十年画坛风云变幻中，彰显出了它不容置疑的品位和价值：驻足于中国现当代美术史的优秀画作。这当然是指一部胸襟开阔、容纳良好的美术史。因为，只寻求感官愉悦、只器重“怎么画”、只崇尚抽象艺术、只专注要事名人、只看好个体图形的形色处理、只标榜粗放潇洒，只张扬自我个性，等等一切发自一端而偏执掣动的选择和方位，常常傲然自视为唯一真理的守望者，就不大可能公正地对待别人的异样选择和方位。

《夯歌》和《山河颂》两幅，是文彬先生一生最重要的代表作。仔细阅读这两幅优秀作品，读画人可以清楚地感受到画家的平民气息、平民意识。文彬先生一向十分刻意地沿平民审美轨迹，抒写平民顽强拼搏而乐观向上的生命状态。这种面向平民的社会责任感，来自他工人家庭的平民出身，来自他弱冠未及即已投身至解救更多弱势平民的革命事业，也来自他一生都与平民一起从事第一线的专业实际工作，或编辑或教学。革命资深而未曾当官，杰作问世而未曾发财。所以，他的画作中，即使是名气极大的白求恩，也不过是战场前沿炮火连天时，寒酸简陋的农舍里，忙着裹伤、换药、开刀、锯腿的外科医生，仍然是平民一位。平民始终是他所钟所爱的中心，所叙所说的紧要。

苍天未曾假更多年华与文彬先生，他未能倾尽全部才华智慧，画出更多好画。但《夯歌》和《山河颂》，虽然只是区区两幅，却也是进入史册典籍的煌煌两幅。人生一世，能有此两幅成为绕不过去的丹青事实，已经足矣，更复何求。文彬先生大可含笑九泉。

张世彦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中国美术家协会壁画艺术委员会秘书长
中国壁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中国建筑学会壁画专业委员会主任

念文彬、忆往事

纪福和

文彬！终于悄然地走了！他给我留下的那片沉痛哀思，也永远难以挥掉。自小的友谊，如兄似弟的挚情，他的点点滴滴，深埋于我心中。

忆及与文彬挚诚的友情，该是源于1939年时的青岛市立中学（今青岛一中），那时我与文彬同年级而不同班，我俩却都被遴选为赫保真师组成的合唱团，由相识而相知，他因嗜爱美术，又拉我参加由赵琰、吕品诸画家组成的《琴岛画会》习画。这期间，在学校内又基于对文艺的爱好，而与文彬、王绪余默默组织《星火》文艺社，欲藉写作抒解被压抑的情绪。当时，虽以手抄稿方式将写作装订成册，传阅同学，但每辑封面都由文彬设计彩绘，为《星火》增添了美的感受。自此，我三人奠定了纯挚友谊历经苦难而弥坚。

1944年时，我读到高二而缀学，是年入秋后，双亲催我结婚，我为解脱旧时婚姻桎梏，乃掀起出走报国之志，适文彬友人孙先生欲赴阜阳，乃悄然泣别双亲出走。文彬却受家庭之累未能脱身，他却于我走后的翌年去了青岛的海西，由此，我俩被隔离也切断了联系。

我去了阜阳后，被孙先生送到黄埔军校的鲁干班，再历经鄂北、西安军分校的磨练，至1947年始行毕业，我却曾未料想到，我竟会蜕变为捍卫国土的军人。返乡与家人团聚之后，又去探望文彬，他却杳无讯息，而绪余竟被苦闷窒息，也投入军中却使我难解。

未几，我赴天津的部队报到后，直至1950年由舟山撤退来台，当进入1981年12月之时，始经故乡的弟弟多面探询转信之后，终于接到文彬寄来的第一封信函，但时序已走过了37载的春去秋来，我们也由少青年处跨进了黑发露白之龄。

自两岸开放通信，迄至2001年4月止，20年来共接他来信二百余封，当我由他来信了解状况后，趁两岸开放之伊始，1988年的5月，我首次返乡探亲，文彬却与绪余分自北京与沈阳，相偕来青岛与我相聚，历经40余载的战乱隔离，当我三人首次的聚晤，顿时之间相拥而低泣。1993年的春节，我偕家人返乡先至北京探望文彬之时，他竟躺在安贞医院医病，我紧握着他的手而流下泪水。2001年的8月，再度偕家人返乡后至北京，在文彬家中，他给了我自1945年去青岛海西至考入中央美院的日记，他低沉的向我说：“这就是我的”“托孤”。他以“托孤”付托，谁知竟会一语成谶。

第二天的下午，我偕家人与文彬、绪余的家人又邀请了两位老同学，齐聚于北京的华都大饭店，在文彬的巨画《山河颂》前聚餐，文彬畅谈抱病行万里路搜集素材，上架绘制《山河颂》大壁画的艰辛历程，他竟能以多病之躯完成此一巨画，闻之使人扼腕而惊。

文彬终于走了，我抚摸着 he 留下的那些信函，他的身影，他走过的那条为献身艺术的艰苦之路，他与我往昔的情谊，又逐渐的展现在眼前。

我找出1981年9月，文彬给我的第一封信，他说：“从去年禄和与我联系上后，就盼望着看见你的来信，这一天终于到来，我捧着你那一页信纸和照片，感情的波澜冲出了堤坝，我流泪了！字还是当年的字体，人还是没有大变，然而不论从时间与空间上，我们又恍如隔世”。他又说：“我1945年离青，1949年6月回去探亲，曾去你家原址见到令堂，她老人家痛苦不已！后来我在济南搞出版工作，你家又迁走再未找到”。他又简述考入美院毕业后任教师亦无甚成就，但他指出，他的人生哲学是“利人”与“忘我”，而他早已不是“信徒”了。

文彬持续的来信中，他回忆在市中读书时及出走后的状况，他说：“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对未来充满幻想，我们希望永远在一起，一起画画写文章，在大海边纯洁的倾吐心声，或者一块合唱我们自创的歌曲，然而时

代的漩涡又把我们分开”。他又谈那些年来的身体：“我因年青时的心情内倾和苦闷，身体很弱，几年来的山沟生活，使我又生了肺结核，但却没有药能治我的病，拖到1954年，有了国产的‘雷米’才治好，病好后考上中央美院，实现我从事美术的愿望，但我的肺病虽好，却落下支气管扩张及肺气肿病，最近又有高血压并得了初期的肺心病”。

他对于从事艺术工作的甘苦，也不时地在信中流露出来：“我从事艺术在走‘自己的路’，困苦十几年后，还是走过来了，也自喻是理想主义者，将清高、自持与困难生活和工作统一起来”。他又称：“我并非专画国画，而送人则多画国画，但和传统国画相距千里，我从小跟吕品、郭萝家学水彩、木刻，也跟赫保真、于希宁两师学国画，17岁任美编工作十年，故和通俗画结缘。27岁才入校学油画，此后以油画家身份出现，20世纪50至60年代，国内以苏派为楷模，我却在油画中溶出中国传统和民间传统东西，我的艺术信念是画自己的感情。小时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后受你的影响变为‘为人生而艺术’，其后是‘为革命而艺术’，50岁才正式搞壁画”。

他又提及在艺术上的转变及离家后的遭遇说：“对艺术上转变，我是美术上的杂家，自20世纪40至50年代学水彩、素描，1955年始入美院，本想学国画，但患大病后，改以左手画油画，但画出的都是中国味的油画”。他又透露：“1949年前走遍山东黄河北，1949年后在济南工作到1955年，1955年至1962年进大学，1962年至1957年大病两年，1966年至1971年是十年动乱，因大姐与你的关系灾祸自天而降”。

在1988年来信中概述了他的画作，他称：“1958年春四、五月，在美院的美展，只是将1945年至1985年40年来保存的作品，选出一百件作回顾式学术展，虽然报纸电台电视都作报导也仅此而已”。他又提及当我离家时送我的那幅木刻画，他说：“前年在图书馆找到我送你的那幅《路》木刻，它创作于1943年春，我把它作为创作历程的起点，为我评定的教授专家对此作评语尤高”。他又谈那些年来的壁画作品称：去年我的《油画自修》出版，这几年的壁画作品：一为曲阜阙里宾舍作《呦呦鹿鸣》、二为唐山大地震作《生命之树长青》、三为陶然亭公园作《桔颂》。只干了这些，却不如《山河颂》风行。

他又谈在青岛举办画展时称：“青岛画展本以为办不成，又得通知9月初办，幸蒙马绪登同学通过社会关系支援，观众多、反映好，尤对《安魂曲》产生了共鸣，文德女中的领导说：费筱芝是我们的校魂，要为她建立雕像。我表示要将此画送她的母校”。继之他又来信简述了《安魂曲》画作创作过程，并称：《安魂曲》原作，致送文德女中《费筱芝纪念馆》。

1989年初，他提及血泪之作《难忘的岁月》画作时称：“这幅画是画的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他到中国后，在炮火下为伤员动手术时，虽感染高烧又去前线，后因败血症去世。1967年白求恩和平医院为纪念他去世28周年举办事迹展，我画了幅水粉画却被造反派绑架，并要求把我的画撤除，说我是‘牛鬼蛇神’‘反革命特务’，但被主持者顶住了这股邪风。此时，我因被打成‘反革命’，1970年至1972年间下乡过了两年流放生活，1973年返回北京，白求恩医院又让我画一幅永久性油画，1974年掀起批“黑画”风潮，《白求恩》一画却成了反革命作品。我一气之下，将画布拆下带走；校长让我去检讨，我坚持不去，“四人帮”垮台后，1978年间白求恩纪念馆又找我画了一幅，1982年为参加画展，又画上次要人物，冠以《难忘的岁月》，1985年开展时，英文《中国日报》发表此作，继又参加全国首届红十字会美展。”

文彬对他的名画《山河颂》，公是概述而未详谈，他指出：1982年3月至7月间，在北京左家庄华都大饭店作画，每周回家一次，9月底完成回校后，又总结经验文章并准备拍电教录音，报刊上也发表，有些影响，也有赞扬

。1983年自福建回来，又为美国纽约剧院复制，为《山河颂》一直工作了三年多，并多次复制写稿拍了两部电视片。

在文彬来信中并未提及他的《夯歌》画作，但锡瑛于1989年来信中概称：他的油画造型的准确，及色彩的灿烂，是中国少有，像他是大学生时，就门门全五分而以全优成绩毕业，这在美院是少有的。他画《夯歌》因为受欢迎，出版了大幅小幅各种单幅画，并被杂志选用共出版20多次。

文彬以后来信中，再未提及他的画作，但他三度受邀来台访问，却因证件问题未能成行而感遗憾。及至进入2001年之时，他身体益渐衰弱，我俩的信件往返，也改为以电话联系，那年的除夕，我给他去电话，他的声音微弱，说胸口痛，又说他被文化部核定为国家级艺术家，是因他是20世纪油画大展中的参展者。他的那幅《天主作证》油画，这幅画对珍珠港事变60周年极具意义，画中主角为荷兰籍方神父与他极好，曾被关在集中营，后因背叛天主教去了荷兰，此画如能去荷兰展出极有意义。

3月19日意外地接到文彬来信，给我寄来《天主作证》画作照片，并称这幅画他又加工也将他的画像加了进去，标题是：《献给世界热爱和平的人民》，副题：《珍珠港事变60周年祭》，4月24日又接到他寄来《山河颂》著作，我即给他去电话，他连续喊我大哥，7月10日再给他电话，他声音极好又健谈，他说就是身体缺氧，走路走不远。这段时间他的身体突然转好，我怀疑是否为回光反照而久未去电话，到了9月27日，鼓起勇气去了电话，陈雁低沉的向我说：“文彬两手两腿都浮肿，患了心脏病肺气肿，经紧急送协和医院抢救，现正在观察中，当前她与东杰轮流去医院照应”。这几天我又与沈阳的绪余联络，企盼文彬能逐渐复原，但到了10月2日晚间，突接绪余电话，他沉痛的说：“10月1日夜间7时许，文彬踏着中秋夜的月光，静静地病逝于协和医院，又说据东杰称是得了肺衰竭之病”。

文彬终于走了！我含着泪水却不能送他最后一程，他一生艰苦地为艺术奉献，留下了那片璀璨的光耀普照着大地，自此，艺术界失去了一颗瑰宝，也使我失去了一位挚诚的益友。今者，陈雁弟妹为宏扬文彬对艺术上的奉献，集文彬生前的画作付梓闻世嘱我为文，也仅能以往昔与文彬相知的点滴而文，藉以追念文彬一生为艺术所作的奉献。

纪福和
台湾著名作家

回 忆 · 怀 念

——我的老师王文彬先生

老师离开我们已有8年了。

1977年，我在中央美院油画系上一年级时，班主任尹戎生先生带我们全班同学到陕北采风实习，途中到了一地，正与王文彬老师不期而遇。当时老远就看见他卷着裤腿，在阳光下赤着脚，为一位农村大嫂画头像。

画面上一片灰蓝色的背景，衬托着大嫂红红的脸庞，逆光下黄色头巾和人脸的轮廓非常耀眼。那朴实健壮的形象，极其饱和的色彩，厚重的笔触形成十分强烈的视觉效果，我们立刻被这位老师非凡的艺术表现力所征服了。

王老师好像老早就知道我们，笑呵呵地与大家说话，一点也不陌生，使人顿觉亲切而无拘束之感，这是我第一次与老师相识。

1978年，老师做我们的班主任。他在课堂上与同学一起画模特儿，课堂气氛轻松融洽。当时正流行一种砖头录音机，为了营造一种轻松而有艺术气息的课堂氛围，老师同意了同学希望在课堂放音乐的要求。原来他是一个酷爱音乐的人。有一次课间休息，老师与大家边说笑，边讨论音乐，突然他拉起我踩着音乐节奏跳起了交谊舞，同学们都开心地笑了。

老师第一次带我们去写生是在承德。他每天都不停地画。他走路很慢，走一段要停下来喘一会（原来他只有半个肺在工作）。这时他就给同学解答各种问题，讲解如何观察色彩，研究光色关系，如何整体地看、比较地看。

老师画的承德古建筑、傍晚的松树林，下午的林荫道都漂亮极了，那是最直接的示范和教学，加上他那条理清晰的解说，让同学们受益匪浅。

第二学期老师与高宗英先生向油画系提出新的教学方案，把创作与教学结合起来，让同学直接在生活中训练实习。他们带我们到了山东烟台地区的大渔岛。

在大渔岛我第一次看见大海，那里处处是画，令人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我们白天或者画写生，或者跟渔民出海。夜晚，老师就和我们一帮男同学到海边洗海水浴。然后躺在沙滩上看星星。同学请老师唱歌，他就唱俄罗斯民歌和西方古典歌曲。老师极有音乐素养、是一位充满浪漫气质的艺术家。古元先生曾对老师说过“你是一个音乐画家”。

我们在大渔岛画了两个月的写生，在两位老师的指导下，同学每人完成了一幅创作。我的处女作《晨炊》就是在这次教学中完成的。我们在大渔岛的队部举办了一个画展，渔民出海回来，还未换掉水裤，就赶来参观，反映热烈极了。

老师在大渔岛的教学使我的速写一下子有了飞跃，同时也开启了我的创作灵感。

老师曾经画过大量的色彩记忆画，以此来积累色彩经验，研究自然光色规律。他把印象派的写生和创作方法不仅运用在实践中，还在理论上不断总结、丰富、深化，并且落实在教学上。

老师曾说：只要掌握了色彩规律，把关系画对了，即是同一个景色，你可以高八度、也可以低八度地自由去驾驭。这是多么生动而深刻的见地。

老师在油画色彩表现上有许多独到之处，色度饱和、色彩厚重，极具表现力。他画的风景、静物、人物写生画，每张都是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完整作品，都能让我们享受到一次色彩的视觉盛宴。

就在这种引而不发的示范和充满艺术气息的交流与熏陶中，我们从老师身上得到丰富的艺术营养。

二

1981年初，我们从美院毕业时，老师让我去看他一个壁画创作稿，原来他正在准备画一幅大的风景壁画《山河颂》。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壁画事业的发展“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呈现出蓬勃之势。在姹紫嫣红的壁画百花园中，《山河颂》以她独特的艺术魅力而放射光彩。

1980年春夏之际，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研究室（现为壁画系）接到一批大型壁画工程——受北京华都饭店的委托，为其新落成的中餐厅和西餐厅创作大型壁画。在审稿会上，老师设计并受到壁画研究室众位先生赞赏的山水壁画《山河颂》得到了甲方的一致认可，初稿顺利通过。

《山河颂》将要绘制在中餐厅正面墙壁上，它的面积有近140平方米（底长24米，高5.5米），可以说是当时国内最大面积的壁画了。《山河颂》基本主题是表现孕育中华民族几千年古老文化的壮美河山。以黄河中下游的景色为素材，东岳泰山，西岳华山，长城蜿蜒起伏于北方吕梁、太行山之巔，黄河则穿过群山由西向东滚滚而来，奔腾直下，一泻千里，汇入大海；近景则配之以参天古松和自由翱翔的仙鹤。金碧辉煌的画面，意境开阔，清新隽永，构成一幅具有浓郁东方色彩和鲜明的民族风格的巨作。强烈的民族色彩使整幅壁画成为凝固在建筑空间的对中华五千年文化和壮丽河山的颂歌。

整个画面分华山、黄河、泰山三个大部分，基本构图采取松鹤图形式。松鹤是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艺术形象，代表着长寿、吉祥、祝福等美好意义。把这一古老的传统艺术样式引入现代大型壁画中颇具深意，能使人产生丰富的联想，既是对如此多娇的祖国山河的讴歌，也是对来宾万事如意、健康长寿的祝颂。在这五百多人可以同时就餐的典雅的中餐厅，客人们一面品尝祖国的佳肴美点，一面观赏祖国山河的缩影，怀旧思乡、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老师设计的画稿是1979年秋天一夜之间完成的（当时他已正式申请由油画系调到壁画研究室）。当时负责壁画研究室的侯一民先生曾问他：“你准备多少天画完？”他说还没把握。侯先生说：“依你的能力画这么一张松鹤图，很快可以完成。”老师早就以《夯歌》闻名于世，以他所具备的深厚的艺术功底，完成一幅松鹤图，岂不是驾轻就熟、信手拈来吗？但他不愿走捷径，在这看似轻松的草图中寄托着作者多少情思和艺术上的理想啊！他要行万里路，搜尽奇峰打草稿；要重新感受山河，撷取第一手资料。这幅壁画寄托着他长期积蓄起来的感情，要表现出对祖国和人民深深的热爱和对时代精神的理解。他要在艺术上突破，要在壁画领域里有新的建树。

于是，《山河颂》成了他不折不扣的呕心沥血之作。从1979年的秋天画第一张草图开始到1982年秋天这幅壁画的完成，经历了3年之久。而这3年之中几乎没有松懈过一刻，上墙制作用了4个月时间，其余两年多的时间全部是准备过程。

老师希望我能做他的助手，协助完成这一巨作。这是我连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当时我被分配到宁夏展览馆，为了借调我，老师到银川为宁夏举办了为期两个月的创作辅导班。由此我还未来得及上班，就被老师从宁夏借调出来，又跟随着他，我们朝夕相处，直到《山河颂》创作完成。

为了领会山河精神——即民族精神，老师首先要行万里路，搜尽奇峰打草稿。

1981年初，老师带着我从北京出发，沿长城路线一直写生到秦皇岛，8月初我们由银川乘长途汽车向固原六盘山出发，从此我们的行程可谓艰难跋涉。

老师的肺活量只有正常人的一半，不能疾走，不宜冲动，不堪劳累。原先因劳累经常出现大吐血，几次生命垂危，只要一着急，他就喘得厉害，憋得脸发青。他还患有高血压、骨质增生，难以适应高原气候，受凉受累腰就疼。更严重的是，1956年他右臂患骨结核，术后感染导致半残。他以多病之躯，不顾艰危地踏上了宁夏的黄土高